

石康  
文集  
05

# 激情 与 迷茫

Passion and Confusion



万卷出版公司

激情  
与  
迷茫

© 石 康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激情与迷茫/石康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8.9  
(石康文集)

ISBN 978-7-80759-221-1

I .激… II .石… III 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74643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369千

印 张: 11

出版时间: 2008年9月

印刷时间: 2008年9月

责任编辑: 李文天

特约编辑: 曾志勇

装帧设计: 居慧娜

ISBN 978-7-80759-221-1

定 价: 24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## 序言

这套文集的目的在于，收集我出过的所有书，并比初版时更多地其中展现出作品的原貌。能够有这样的运气，作为作者，我感到十分欣慰。在此，我对编者与读者表示感谢。除此以外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在我工作之时，常有一个美好但一厢情愿的个人愿望，那就是——希望自己写下的不是一些令人羞愤的垃圾，而是能为人们的公共生活增添某种价值。不过，我无法肯定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实现，像所有作家一样，我把一切寄望于未来的时间。我想，如果我真是一名作家，而不是一个冒牌货的话，那么，也许我的作品能够为从我身边流逝而去的时间做一个有效的见证，尽管我目前对见证的意义仍然缺乏信心。我认为，每个人至少都是他自己生命的目击者，当他把亲眼所见的重要事实公之于众的时候，那么他便会成为一个个体生活的见证。在这里，我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，这种见证未必缺乏价值，至少，我不认为它比那种以己度人的胡编乱造更加缺乏价值，或者比干脆没有留下话语更加缺乏价值。

我痛恨谎言与残酷，不仅因为谎言与残酷的强大，更因为它们给现实中的个人带来很坏的感受，也令公共生活受到极不健康的败坏，我相信这种败坏使人生平添迷雾，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效率低下而恶意横生，使人们本来就平庸艰难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。我认

为，人类的重要伦理之一，就是尽力改进人性中的诸多弱点，使之更趋完善。但是，从何处着手呢？我想坦诚与富于同情心也许是个好起点，除此以外，目前我尚未想出更好的起点。

我认为，有价值的艺术，是那种见证并创造人生的艺术。艺术从审美与道德这两方面给人生注入新意，满足人们的好奇，慰藉人们的痛苦与无助，缓解人们的空虚焦虑与厌倦，令人更加了解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。除此以外，艺术还能做些什么呢？

根据经验，我相信艺术能够为人生凭空增添美妙的幻想，令人轻松与愉悦，甚至能把人带入漫无边际的超然世界之中。但是，我更希望能通过艺术给人的心灵注入一种坚强的力量，使人具有一种倔强的愿意生活下去的勇气；使人冷静地面对生命的真相，即使那真相并不令人鼓舞；使人热情地探索生命的意义，即使那意义令人困惑；使人勇敢地计划与创造人类更为合理的存在，即使那存在缺少欢乐，单调乏味。有价值的艺术应为人类不停地注入这样一种精神，那就是：生而为人，即使是原因不明，结果不定，即使必须毁灭，也要抗争不息，绝不屈服，永不屈服！

石康

像很多假客观的小说一样，这个故事用的是第三人称；像一切虚构出的把戏一样，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；像一切哗众取宠的假创作一样，这个故事具有讨好读者的清晰意图；像所有此类空洞而无个性的作品一样，这个作品严重缺乏与它的篇幅所对应的思想价值；像所有商品一样，这个商品从开始制作就具有明确的目的，那就是尝试让尽可能多的人喜欢它；像所有这类不惜一切代价只求赢利的产品一样，这个故事只求吸引人、感动人；也像所有因考虑不周或技巧不足的失败之作一样，这个作品因为重重矛盾而归于失败。最后，也像所有失败之作一样，这部小说，这个电视剧，这个故事，这个商品，这个怪物，以它的平庸、无聊及缺乏独创性而与此商品时代遥相呼应，彼此寒暄问好。当然，这是本部作品所抱的势利的希望，或许同道中人有足够的宽容而能对此心照不宣。

作者在此还能说什么呢？他已对他的创作及动机饱含轻蔑之情，尽管他为了这部作品倾尽全力。他让追求金钱之火在心中熊熊燃烧，并极力在内心以各种理由说服自己，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文化产业的一名合格技工。他一再对自己说，多数人都这样，而且并无不安，很多人甚至以此为荣，并且，如果不这样，便会无法生存下去，如果不这样，便无法取得今后继续创作的条件，如果不这样，就要放弃青年时期不可多得的人生享受，如果不这样——够了！总之，作者最后说服了自己——积极向上的堕落之情就是如此地富于魅力，它所展现的力量十分强大，心灵粗俗鄙陋如作者之人，犹豫再三，终无力抗拒。但作者出于虚荣心，仍要在此声明，他本人并非对此感到坦然，而是感到一种胡说八道之后的羞愧及不满——作者在此应表明他的态度——大众文化在个人身上一再取胜的原因，不仅由于大众文化在利益上的强大，还因为个人的软弱贪婪

及个人信念的不完整——个体人生的艰难矛盾在此可见一斑。

作者深知，这种话对多数人多说无益。中庸之道的胜利一向是狡猾软弱的胜利，而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”实乃强者之专利。在相对主义成为普遍真理的人世间，势利之徒对权力名声利益的追逐及追随，令人感到伪中庸的黑暗力量——因为绝对的中庸是不行动的，一旦行动，就无法不偏不倚。以作者的见识，在世上只有一位采取中庸之道者，那就是万能而坐山观火的上帝，可惜无人向他请教过中庸的方法论。

沉沦就是沉沦，无论如何，认识沉沦总比自欺欺人更诚实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一旦有人敢说虚伪是万恶之源的时候，总能听到不自知的虚伪者的真诚嘲笑——大众麻木愚昧而不承认，小众无能无耻卑劣而伪善。无论向何方同流合污，作者都很不情愿，但作者又无法不行动，这种情况令作者感到特别特别的愤怒以及随之而来的郁闷及悲哀。以上篇幅，是与下面故事毫无关联的作者感叹。但作者深信，放在此处，并非毫无意义。

1 故事发生在1992年，一个对很多人来讲记忆犹新的年份。

地点毫无疑问是北京。故事中所涉及的人物，无一例外，都是亲眼目睹自己与别人成长之人，除此以外，还有什么可交待的呢？

在一个冬天的深夜，北风吹着一个破烂酒吧。劣质的霓虹灯弯成的“梦幻”二字在黑暗的空中闪着奇怪的光。灯下是酒吧入口，像坐落于城市的一切酒吧一样，里面总是有些奇奇怪怪的人。在这些人中，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事发生，所以没有人感到惊奇，更不会注意到，一摞钱被一只手沿着桌面推到另一只手边上，推过钱的人是赵宇，一个穿着正经的小青年，接钱的人是徐刚，着装不太正经的小青年。

徐刚已经喝得半醉，醉到那种仍能把钱数得丝毫不差的程度。

“赵宇，这是两百，我一共向你借了多少？”

“八百。”

“我会还你的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还有。”

徐刚拿出一个计算器：“我们现在喝酒喝了多少钱？”

赵宇说：“三十八块。”

徐刚按动计算器：“你一个月工资是多少？”

赵宇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三百八十六块四。”

徐刚说：“再加上一千五百块年终奖，一年是多少？”

赵宇再次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六千一百三十六块八。”

徐刚说：“每年涨百分之二十，明年是多少？”

赵宇说：“七千三百六十四块一毛六。”

徐刚说：“四舍五入一下，后年是多少？”

赵宇说：“八千八百三十七。”

徐刚说：“五年以后是多少？”

赵宇想了想，泄气地说：“一万五千二百七十块。”

徐刚给赵宇看计算器，惊叹道：“完全正确！你还是小天才——可我问你，五年以后你二十八岁，柳燕要跟你结婚，你一年挣一万五千块，够吗？”

徐刚把计算器扔到赵宇面前。

赵宇看了一眼计算器数字，以验证自己心算正确，他抬起头，犹豫地说：“也许柳燕会觉得不够。”

徐刚说：“记着这笔账，计算器我得拿走，我知道你的记忆力，五年以后你也不会忘的——”

赵宇叹口气：“五年以后，五年以后我的脑子可能会烂在办公室里。”

徐刚向前探一下身：“辞职得了，出来跟我一起混算了——”

赵宇再次叹口气：“我再想想吧——要是下月再不分我课题——哎，你呢？你现在怎么样？”

徐刚把钱收起来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会一只手拿着手机，一只手摇着奔驰车的钥匙来找你的——这话我说多少遍了？”

赵宇与徐刚碰了一杯：“那又怎么了？”

徐刚在把酒饮尽之前，停了一下：“赵宇，我想让你看到——我不是一个普通人——妈的，我的自行车又让人偷走了，刚买了三天！”

赵宇喝尽杯中酒，欠了欠身，做出要站起来的样子：“算了，买辆旧车——我们走吧，明天我八点钟还要上班。”

徐刚放下空酒杯，拉了一下赵宇，提高声调：“别上班了，一天跟一天一个样，多没劲，跟我一起出来干吧？我这次是正经经跟你说——”

赵宇拍了徐刚一下，“那样的话，就没有人借钱给你了——小姐——”赵宇向柜台方向招一下手，“结账！”

赵宇把瘪瘪的钱包扔到桌子上。



“梦幻”酒吧的门开了，就像被风吹开了一样。赵宇和徐刚依次出来，赵宇从兜里掏出自行车钥匙，去开停在门边的自行车。不远处，徐刚在街头招手叫出租。

赵宇开锁，跳上自行车，把手缩在袖子里，扶住摇摇晃晃的车把。他经过徐刚，把车刹住：“要不要我带你一段？”

徐刚摇摇头：“算了，我打车——用你借我的钱——是不是太奢侈了？你不会生气吧？”

赵宇笑了：“我不会生气，但后悔借钱给你——一路顺风，别把呼机丢车上。”

徐刚：“放心吧。”

赵宇：“那我走啦——”

徐刚点点头，赵宇骑着车走了。

赵宇骑了没多久，一辆出租车从他身边经过，徐刚从里面探出头来：“谢谢你啊——”

赵宇还没反应过来，出租车便扬长而去。

## 3

两个月以后。

就像某种司空见惯的上班仪式，赵宇像个老头一样，坐在一间办公室的办公桌前。手边是一杯茶，窗外阳光灿烂，室内很静，只有翻动书页与报纸的声音。赵宇抬起头来，目光沮丧而呆滞，似乎对自己将要这么混下去感到无奈。事实上，他每天如此，到这个建筑设计院来上班，刚来的年轻人不受重视，没有什么课题分给他，成天坐冷板凳，赵宇对建筑设计的一腔热情已渐渐被日复一日的上班所熄灭。他想有所作为，但没有机会，他不知道自己天天来干什么。一开始，他还看看专业书，研究各种流派的建筑，忽然，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似乎更爱看街头小报与美女画报。他手里拿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垃圾，知道自己堕落了，但他对自己的新情趣爱莫能助。比起在外面奔波的同学们，他感到成竹在胸，知道自己会像一只螺丝钉一样，锈在工作岗位上。

不远处是一个老头，一副老科技的样子，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，赵宇知道，他胸无点墨，在这里混了一生，头发花白，穿着朴素，要退休

了，仍坚持每天上班，似乎坐在这里就比坐在家里面要安心。

赵宇一页页地翻着一本印有美女的画报，尽管心中对美女有着种种议论，但却不知向谁谈，此时电话响了，老头接。

老头：“喂，我是——啊，等一下——”他转身向赵宇，“找你的——”

赵宇嘴里说着“谢谢啊，张工”，一边去接电话。

老头用一种老人特有的幽默来表达他对年轻人的恶意：“是男的。”

赵宇接过电话：“喂，我是赵宇——徐刚啊——你怎么样——噢——行，我正没事儿，马上去——”

赵宇放下电话，对老头说：“我出去一下，要是头儿问，你就说我去图书馆了。”

老头抱着对开小差理解的态度说：“去吧——反正也没课题。”

赵宇放下电话，走出门去。

老头随手把赵宇丢下的美女画报抓了过去。

#### 4

赵宇晃晃悠悠地走出研究所的大楼，来到不远处的一条长长的林荫路边，向路的一头张望。就像出现了某种奇迹，林荫路尽头，一辆崭新的奔驰轿车出现了，一直开到赵宇身边停下。赵宇从未想到自己与奔驰轿车会有何联系，因此看也没看，还在向前面张望，却听到车喇叭响了一声，他歪头一看，车门开了，一身崭新西装的徐刚从里面钻出来，一只手拿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大砖头一样的手机，一只手摇着奔驰车的钥匙。

徐刚用夸张的声音喊道：“赵宇，是我！你看——还记得我对你说过什么吗？”

赵宇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他还是对徐刚笑了。

#### 5

当然，徐刚发财了。

还是在他们经常去的酒吧，桌子两边坐着的还是这两人——赵宇和神气活现的徐刚。

徐刚因神气活现而激动，赵宇因好奇而仔细听。听什么呢？当然是徐刚的短暂而神奇的发财史：“我姐在塞班，帮我弄签证。没想到那么多人去那个鬼地方，一个签证一万，我和我姐半儿劈——这才两月，叫我抄

上一广东团，80个人——抽烟，抽我的——这是万宝路。真的，托人从飞机上弄的——”徐刚给赵宇点烟，并长出一口气：“妈的，终于发了！”

接着，徐刚再接再厉，一口气把酒喝干，把酒杯往桌上一墩，对赵宇大声疾呼：“下海吧，下海吧，一起干吧！噢，你的钱！”

徐刚从衣服兜儿里掏出一个信封，扔在桌上。

赵宇：“我？算了吧——”

——他伸手刚要打开信封。

徐刚笑道：“别，别数！”

于是，赵宇把信封放回兜里。

徐刚笑咪咪地说：“除了还你的八百，还有我给你发的第一个月的工资——去请柳燕吃大菜吧。”

“我现在要钱也没用——要我谢你吗？”

“不用，有福同享嘛——等你辞了职就有用了。”

此刻，徐刚的电话响起，他接电话：“喂，是我，好，我马上就到。”徐刚挂了电话，“是一倒儿，也不知什么路数，他管弄护照，我现在去取。”

赵宇也站起来：“那我也走了。”

赵宇习惯性地掏出钱包要结账。

徐刚：“别——这回看我的！小姐，结账！”

他从兜里随手掏出什么往桌上“啪”地一扔，赵宇细看，是一个鼓鼓的钱包。

徐刚：“别——这回看我的！小姐，结账！”

他从兜里随手掏出什么往桌上“啪”地一扔，赵宇细看，是一个鼓鼓的钱包。

赵宇和徐刚从酒吧出来，走进被路灯光随意涂了几抹黄色的黑夜里。

“你小心点儿，那人没准儿是个骗子。”赵宇说。

“放心吧！”徐刚钻进奔驰车。

“哎，莉莉怎么样？”赵宇问。

所谓莉莉，是徐刚现在的女朋友，一个小可爱型的姑娘。

“莉莉？她去广州出差了——后天回来，咱们后天晚上见，还在这儿！”徐刚放下玻璃，从车里探出头来，“别告诉莉莉，我要让她大吃一惊！”

“行！”赵宇刚要走。

徐刚再次探出头来：“哎，赵宇！”

赵宇站住，回头。

徐刚：“我们毕业多久了？”

赵宇：“五个月。”

徐刚伸出手来：“记住，我是毕业五个月以后成为大款的！”

赵宇过去拍了一下他的手：“好好干！”

“回去想想我的建议——”他的奔驰车开走了。

7

仍是梦幻酒吧，仍是夜里，酒吧门口仍停着赵宇的自行车。两天以后。

8

“我叫他不要干，不要干，他不听，才毕业五个月——”莉莉，徐刚的女朋友，不顾劝阻在边哭边喊，“才毕业五个月，他就进了监狱，这下全完了。”

柳燕，既是赵宇的女朋友，又是莉莉的好朋友，递给莉莉一张餐巾纸：“莉莉，莉莉，别哭了，还不定是怎么回事儿呢——情况弄清楚他就出来了——这事儿跟他没关系，他的签证全是真的。”

莉莉却哭道：“可护照全是假的！管护照那人现在跑了，这事儿根本就说不清！”

“赵宇，你也不劝劝他！”柳燕见自己劝不过来，便推赵宇，不料赵宇却自顾自说道：“柳燕，我辞职了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”

莉莉此刻止住哭声：“赵宇，你可别——你看看徐刚——”

“手续已经办完了，明儿档案就转‘人才’。”

柳燕急了：“你疯了？”

赵宇平静地说：“柳燕，你也别去服装厂搞什么设计了，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总觉得在办公室呆下去，总有一天我会变成办公桌的——”

柳燕听了，不再说话了。莉莉摇了摇柳燕：“柳燕，我怎么办呀？我现在——”

9

在生活中，很多对于个人事关重大的问题，都需要时间来解决，比

如，半年以后，上文说的赵宇便过上了另一种生活。几个星期以后，赵宇便过上了另一种生活。什么生活呢？简单地说，他成了旧车交易市场一名二道贩子。想想下面一个场景吧：一个买主在走，经过一辆辆旧车，他在一辆旧夏利车前停下来，买主敲敲车门，车门打开，赵宇从里面钻出来，他摘掉墨镜。

买主：“这车多少钱？”

赵宇：“六万五——试试车？”

买主接着往前走，赵宇重又钻进车里，把车门“咣”地关上。

## 10

现实生活当中，好人与坏人都扎在一起搞自我奋斗。他们竞争上岗，轮番出动，争取从人世间有所斩获，当然，他们想得到的不是一种东西。此刻，二道贩子赵宇拧响旧车内录音机，听着里面传出的流行音乐声。此刻，他像半年前坐在办公室一样倍感无聊，于是把一张报纸蒙在脸上，又一口气吹向半空中。

黄昏，旧车市场关门了，赵宇把旧车开上大街，他熟练地超车，匆匆地行驶，就像有什么要紧事一样。事实上，他没什么要紧事。从赵宇身上，可以得出结论，越是没要紧事的人，往往越是显得匆忙。

## 12

赵宇把车停在路边，不远处，是一个服装摊儿。他把车窗玻璃摇下来，从他的视线望去，柳燕正在向一个女孩卖牛仔裤，女孩在试裤子，柳燕用一块布挡着她。

于是，赵宇按响了喇叭，柳燕转身向赵宇，布后面的姑娘露出两条光腿。姑娘尖叫起来。

柳燕重又转回身。

赵宇笑着摇了摇头。

赵宇从车里出来，车门“咣”地关上，然后向柳燕径直走去。

柳燕头也不回地说：“臭流氓，别过来，人家试裤子呢！”

赵宇原地转了一个圈儿，背向柳燕，从兜儿里掏出一盒烟，拿出一支，放进嘴里，吸了一口，吐出烟雾。他背对柳燕，张嘴就来：“服装大王，今儿卖了多少钱？”

“摊儿钱卖出来了，请你吃饭的钱也有了，你呢？怎么把车又开回来了？”

“有个胖子非要买我这辆车，我看他不顺眼，大嘴巴把他抽跑了！”

“抽跑了？”柳燕嘲弄地说。

赵宇却转了话题，向试裤子的姑娘贫起了嘴：“别着急，慢慢试，你看我这么站着，像不像一个保镖？”

也许他此刻的确有一个保镖似的背影。

姑娘从布后面走出来，低着头仔细看自己的裤子。

柳燕说：“行了！”

赵宇转过身。

姑娘问柳燕：“怎么样？”

赵宇说：“牛B！就是——”

姑娘看赵宇。

赵宇做了一个把下面拉链拉上的动作。

姑娘低头一看，立刻惊叫一声，转过身去。

柳燕说：“别理他，神经病。”

姑娘转过来又看刚换上的裤子。

柳燕说：“跟苹果专卖店的一模一样，不信你可以拿着去比比，蹲下，试试，看紧不紧？”

姑娘蹲下。

柳燕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姑娘说：“行，就是显得太胖了。”

柳燕说：“现在就流行丰满型的，你看我，瘦得每天夜里偷偷哭。”

赵宇插嘴：“合适——小姐你叫什么，要是你不觉得我禽兽，送你回家去吧？”

姑娘回嘴：“我正好觉得你禽兽。”

赵宇说：“那就算了——”

柳燕说：“黛米·摩尔和桑德拉·布洛克都喜欢穿苹果牌的。”

姑娘：“真的？”

赵宇说：“还有布拉德·皮特和我——”

姑娘说：“我讨厌皮特——”

赵宇说：“和我？”

姑娘笑了起来：“多少钱？”

柳燕说：“一百三，苹果店卖三百七，我比他们便宜多了。”

姑娘说：“前面那个摊儿卖一百二。”

柳燕说：“他们是从河南进的货，我从广州——不一样，不信你过去看看？”

姑娘说：“一百一我立马儿穿走——”

柳燕说：“穿走吧，一百二。”

姑娘说：“一百一。”

面对僵局，赵宇说：“趁她没后悔赶快交钱走人——一百一吧——”

柳燕瞪了赵宇一眼。

姑娘说：“一百一啊！”

柳燕说：“一百一。”

姑娘交钱，柳燕发现她手里拿着两张一百块的钞票。

柳燕对赵宇说：“这位保安，有零钱吗？”

赵宇从姑娘手里接过两百元，又从兜儿里掏出钱包，从里面数出九十块钱给了姑娘，顺手把姑娘交的钱放进自己兜儿里。

姑娘从摊儿上拿了自己的裤子走了。

赵宇提高声音：“快走，她没准儿追你呢——”

柳燕向他伸手，赵宇一把握住：“祝贺你，生意兴隆——”

两人松开手后，柳燕依然把手伸出，赵宇只好从兜儿里掏出两百元，放回柳燕手里：“晚上吃饭你付账吧——车没卖出去——但开来开去也挺神气的，是不是？”

柳燕说：“是不是？我问你，刚才你看见什么了？”

“就看见你骗人钱了——六十块钱的裤子卖一百一。”

“是吗？没看见别的？”

“还看见你拿块布挡着姑娘的背影儿——”

“还有呢？我一转身的时候——”

“看见你正影儿了——你知道，我的目光很难离开你。”

“去你的！你老毛病怎么那么顽固？”

“你管我也管得太狠了点儿吧——不让人动手，看一眼都不行——何

况还是在你的监督之下——”

“看也不行——不仅看不行，连脑子里动一下念头都不行！”

在麦当劳里，柳燕对赵宇谈她的生意经：“每天卖三百块，毛利是一百到一百五十块，每月出摊25天，加起来的毛利是——”

“两千五百块到三千七百五十块。”赵宇说。

“扣除地摊费，我的日常开销，各种牛毛细雨税，剩下什么，猜猜看？”柳燕望着赵宇。

赵宇低头猛吃。

柳燕叹了一口气。

赵宇抬起头：“剩下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没剩下——白干！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赵宇笑了起来，“这下你知道小本儿买卖的秘密了吧？”

柳燕一头倒向后面的椅子背上。

赵宇逗柳燕：“自己创业艰难呀！”

“所以——”

赵宇抬起头，看着柳燕：“所以——”

“所以我准备不干了——”

“不干了——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收摊了——烦了，明白？”

“明白——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？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衣服怎么办？”

“你以为我今后还会再买衣服吗？”

“噢！是这样，明白了。”

两人笑了起来。

柳燕低头吃东西。

“那以后你打算干什么？”赵宇问。

“还没想好——但有一点是明确的——”

“哪一点？”

“不上班，不朝九晚五，不看别人脸色，不怕迟到早退——”

“多么宏伟的计划！要我帮忙吗？”



“不，谢谢！”

“谢谢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是——少管别人的闲事！”柳燕突然用刻薄的腔调说道。

赵宇急了：“你是别人吗——我关心一下你，怎么能说是关心别人啊？他他他和她（手指向就餐的人）他们是别人——我不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不跟他们约会，不跟他们上床，不跟他们讲实话——他们才是别人——可你不是——我不把你当别人，希望你别把我当别人。”

等赵宇与旁边座位上惊奇的目光收回，柳燕才说：“够了吗？嚷嚷够了吗？”

“对不起——”赵宇也觉出了自己的神经质。

“那么——”

“那么，你付完账后我送你上夜校——学习——这个班儿是学什么的？”

“表演——”

“表演？”

“对，表演。”

“想当明星啊？”

“不——我要从那里学习在陌生人面前自然地表现自己——”

“柳燕，你在耽误时间——也没准儿是想在那儿碰见帅哥——”

“你别对我指手画脚的，我想干的事我自己知道——”

14

直到上了赵宇的汽车，这场争论仍未结果。

“换句话说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想想你自己——倒了几辆旧车，挣了多少钱？你成天晃晃悠悠，东游西转，开着一辆永远卖不掉的破车——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？”

15

汽车停在一个教表演的野鸡夜校门口，柳燕下了车，赵宇也下了车，两人都有点垂头丧气，他们总是这样，总是争吵，总是争吵。

“那——就这样吧——”柳燕说。

“就这样——就这样不欢而散吗？”

“见我之前想过会跟我吵架吗？”